

# 唐代女詩人作品中的花

羅宗濤\*

## 摘要

文稿分為七部分：

- 一、略述《全唐詩》中「花」字出現的頻率。
- 二、將唐代女詩人略分為三大類：(一)后妃宮女和出入宮禁應制奉和的女詩人；(二)家庭婦女；(三)煙花女子。
- 三、考察上述三類女詩人同用某些花卉，在感受和表現方面的異同。
- 四、考察三類女詩人單獨使用某些花的異同。
- 五、考察三類女詩人作品中花字和相關字的組合。
- 六、就整首詩觀察其意蘊。
- 七、總結女詩人由花引發聯想和興起感情的特色。

### 一

《全唐詩》共九百卷，總計三百三十一萬一千七百三十四個字，五千八百三十八個字種（註一）。其中「花」字使用次數達一萬三千八百八十次，使用頻率高居第十六位（註二）。

以下略舉數人使用「花」字的次數為例：

唐太宗：三十一次。

---

\*作者為本校中文所教授

註一：字數及字種數目據深圳大學《全唐詩》—電腦多功能檢索系統。  
註二：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計算機室「全唐詩速檢系統—使用說明。」

唐玄宗：十一次。

盧照鄰：二十九次。

楊炯：六次。

王勃：四十八次。

駱賓王：三十五次。

宋之問：四十六次。

沈佺期：三十三次。

孟浩然：三十八次。

王維：七十一次。

李白：二百五十二次。

杜甫：二百三十八次。

劉長卿：一百零五次。

劉禹錫：一百六十二次。

白居易：六百九十三次。

元稹：二百一十六次。

李賀：一百零三次。

杜牧：八十五次。

李商隱：一百一十二次。

溫庭筠：一百次。（註三）

以上出現的花字。包含了不屬花卉的花字，如浪花、雪花、眼花……等，但為數甚少。然而，如梅、蘭、蕙、菊、桃、李、槿、桂、紫薇、薔薇、茉莉、牡丹、蓮、荷、菡萏、芙蓉、芙蕖……等花卉專名，卻也不在其中，這些數目很多。整體看來，唐詩使用的花，如果包括泛稱的花和專名的花，其數目當在兩萬次以上。原擬就有唐一代詩歌中所呈現的百花世界做一番廣泛的考察，但因時間所逼迫，現在只就女詩人作品中的花卉略作整理描述

---

註 三：同註一。

而已。

## 二

《全唐詩》中女詩人只有一百二十六人，詩篇連同殘句在內，只有六百八十首。如果減去姚月華名下《有期不至》、《楚妃怨》二首（註四），和花蕊夫人《宮詞》第九十六首以下至第一百五十七首的六十二首詩（註五），剩下的就只有六百十六首了，而其中泛稱的和專名的花卻大約出現二百六十次之多，可見女詩人對花卉的重視。在《全唐詩》中的女詩人的身分，約略可分成三大類：（一）后妃宮女和出入宮禁應制奉和的女詩人，（二）家庭婦女，（三）煙花女子。以下分別將這三類女詩人在作品中涉及花卉的具錄於後：

（一）后妃宮女和出入宮禁應制奉和的女詩人：

1. 文德皇后
2. 則天皇后
3. 徐賢妃
4. 上官昭容
5. 楊貴妃
6. 江妃
7. 鮑氏君徽
8. 蜀太妃徐氏
9. 武后宮人
10. 德宗宮人
11. 李舜弦
12. 李玉簫
13. 寶曆宮人
14. 花蕊夫人徐氏

（二）家庭婦女：

1. 趙氏（寇坦母也）
2. 張夫人
3. 趙氏（杜羔妻也）
4. 張氏
5. 薛韞
6. 孫氏
7. 竇梁賓
8. 張文姬
9. 程長文
10. 紅綃妓
11. 晁采
12. 崔鶯鶯
13. 步非煙
14. 姚月華
15. 孟氏
16. 鮑家四弦
17. 劉雲
18. 崔萱
19. 崔仲容
20. 崔公遠
21. 張琰
22. 劉媛
23. 劉瑤
24. 廉氏
25. 田娥
26. 劉淑柔
27. 趙虛舟
28. 劉元載妻
29. 葛氏女
30. 京兆女子
31. 若耶溪女子
32. 光威哀（姊妹三人、失其姓、三人共作聯句）
33. 越溪楊女

（三）煙花女子：

1. 武昌妓
2. 常浩
3. 襄陽妓
4. 王福娘
5. 楚兒
6. 顏令賓
7. 張窈窕
8. 平康妓
9. 趙鶯鶯
10. 薛濤
11. 魚玄機
12. 李冶

以下論述，將時時注意這三類女詩人間的異同。當然，以上三類的畫分，並非截然分明，其

註 四：《有期不至》當為白居易之作，《楚妃怨》當為張籍作品。

註 五：《全唐詩》卷七百九十八花蕊夫人《宮詞》第九十六首下注云：「以下四十一首一作王珪詩」，在第一百三十七首下注云：「以下二十一首一作王建詩。」此六十二首著作權不明。

問界線難免有模糊之處；而各類中詩人也存在著個別差異。

### 三

在泛稱花方面，連同偶然出現的「紅芳」、「紅艷」、「英」、「蕊」等，第一類詩人作品中有三十九見，第二類有三十見，第三類有四十八見。至於使用專名的，廣泛出現在三類詩人作品中的有：杏、蘭、桃、李、桂、蓮（含芙蓉等）、菊、梅、茱萸、牡丹等，大約都是當時最熟見的花卉。

茲略舉數種為例：

文德皇后《春遊曲》：「……井上新桃偷面色，檐邊嫩柳學身輕。……」

上官昭容《奉和聖製立春日侍宴內殿出翦綵花應制》：「密葉因裁吐，新花逐翦舒。……借問桃將李，相亂欲何如？」

又《遊長寧公主流杯池》二十五首之二十五：「憑高瞰險足怡心，菌閣桃源不暇尋。……」

花蕊夫人《宮詞》第八十七：「婕妤生長帝王家，常近龍顏逐翠華。楊柳岸長春日暮，傍池行困倚桃花。」

薛勣《贈鄭女郎》：「……笑開一面紅粉妝，東園幾樹桃花死。」

張文姬《雙槿樹》：「綠影競扶疏，紅姿相照灼。不學桃李花，亂向春風落。」

張琰《春詞》二首之二：「昨日桃花飛，今朝梨花吐。春色能幾時，那堪此愁緒？蕩子遊不歸，春來淚如雨。」

魚玄機《感懷寄人》：「……灼灼桃兼李，無妨國士尋。……」

又《代人悼亡》：「……曾睹夭桃想玉姿，帶風楊柳認蛾眉。……」

李冶《春閨怨》：「百尺井欄上，數株桃已紅。念君遼海北，拋妾宋家東。」

桃李開花都在春天，而且桃紅李白相映成趣，所以在《詩經》裡就開始將它們並舉，《召南·何彼穠笑》即有：「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但燦爛繽紛的桃花，畢竟比純白的李花耀眼得多，所以《詩經》裡就有單獨提到桃花的《桃夭》，而單提李花的篇章則不見。在唐代女詩人的作品裡，不逾此範圍，李花仍然謙遜地陪伴著桃花。其

次，無論那一類女詩人對桃花的描寫都不出代表春天，經營一個綺麗的環境，以及象徵美女這幾方面，偶或聯想到桃花源而已。

徐賢妃《擬小山篇》：「仰幽巖而流盼，撫桂枝以凝想。……」

上官昭容《遊長寧公主流杯池》二十五首之十四；「攀藤招逸客，偃桂協幽情。……」

江妃《謝賜珍珠》：「桂葉雙眉久不描。殘妝和淚污紅綃。……」

趙氏《雜言》：「上林園中青青桂，折得一枝好夫婿。……」

張氏《寄夫》：「……聞君折得東堂桂，折罷那能不暫歸？」

平康妓《贈裴思謙》：「銀釭斜背解明璫，小語偷聲賀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桂枝香。」

魚玄機《感懷寄人》：「……蒼蒼松與桂，仍羨世人欽。……」

又《和新及第悼亡詩》：「一枝月桂和煙秀，萬樹江桃帶雨紅。……」

李冶《恩命追入留別廣陵故人》：「……桂樹不能留野客，沙鷗出浦漫相逢。」

桂花在早期不見於《詩經》，而見於《山海經·南山經》及《楚辭·離騷》、《九歌》。《楚辭》中屢見的桂，都有清高的意思，到了淮南小山更將其義蘊發揮得淋漓盡致。《文選·淮南小山招隱士》云：「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連卷兮枝相繚。」王逸注「桂樹叢生」云：「桂樹芬香，以興屈原之忠良也。」注「山之幽」云：「遠去朝廷而隱藏也。」注「偃蹇連卷」云：「容貌美好德茂盛也。」注「枝相繚」云：「信義枝結條理成也，以言才德高明宜輔賢君楨幹也。」這一傳統綿綿不絕，徐賢妃、上官昭容都沿續這一傳統。至於江妃以桂葉形容雙眉，這和唐代婦女的化妝有關，她們單在雙眉的化妝就有過不同變化，或粗短、或細長、或作弧形、或作水平、或作八字眉、甚至將兩眉連成一字，或又剃成兩個圓形。這只是一時的風尚。到了晉朝，桂又有了新的含義。《晉書·卻詵傳》：「泰始中詔舉賢良直言之士，太守文立舉詵應選。……以對策上第，拜議郎。……累遷雍州刺史，武帝於東堂會送，問詵曰：卿自以為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到了唐朝，科舉是讀書人最重要的出路，而唐人又頗仰慕晉人的流風遺韻，所以就稱登科為折桂，葉夢得《避暑錄話》云：「世以登科為折桂，以謂卻詵對策東堂，自云桂林一枝也。自唐以來用之。」從杜羔妻趙氏、彭伉妻張氏的詩篇看來，唐代讀書人的妻

子對丈夫的登科也極端重視，而宮廷女性則毫無這種嚮往，這完全是所處地位不同的關係。至於煙花女子則能兼顧楚辭和晉人兩種傳統，其中最堪注意的是魚玄機對科舉的看法，她的《遊崇真觀南樓睹新及第題名處》有云：

「雲峰滿目放春晴，歷歷銀鉤指下生。自恨羅衣掩詩句，舉頭空羨榜中名。」

這是才華卓越女性的不平之鳴。

上官昭容《遊長寧公主流杯池》二十五首之九：「……鬥雪梅先吐，驚風柳未舒。……」

武后宮人《離別難》：「……來時梅覆雪，去日柳含春。……」

劉媛、殘句：「春風報梅柳，一夜發南枝。」

劉元載妻《早梅》：「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種春風有兩般。憑仗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闌干。」

薛濤《酬辛員外折花見遺》：「青鳥東飛正落梅，銜花滿口下瑤臺。一枝爲授殷勤意，把向風前旋旋開。」

魚玄機《和人》：「……莫惜羊車頻列載，柳舒梅綻正芳菲。」

先秦詩書的梅，指的都是果實，絕不涉及花朵。就見存的古詩來看，第一首詠梅的詩應是鮑照的《梅花落》，這首詩已將梅花堅毅的品格顯現出來。唐詩中的梅花意象則呈多元發展：有人秉持它堅貞的一面，如張九齡的《詠庭梅》、朱慶餘的《早梅》、韓偓的《梅花》。但梅在歲暮與新年之交開花，因此也容易引發詩人歲月催人老的感覺，這類詩作如杜甫《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元稹《贈熊士登》、李商隱《憶梅》。又梅花清瘦，也惹起善感詩人的愁怨而加以憐惜，如崔櫓的《岸梅》。至於女詩人作品中的梅花，只有上官昭容「鬥雪梅先吐，驚風柳未舒。」句能表現出梅花不畏風雪的精神。其餘多半用它來代表時節，其中又以點綴春光爲多，尤其是薛濤和魚玄機兩位名妓，更藉著梅花的開綻表現出春情蕩漾的樣子，這是宋朝以後，梅花性格趨於定型後所看不到的。

#### 四

接著，我們再觀察三類女詩人單獨使用某些花卉的情形：

宮廷女詩人單獨使用的花，有荃、松花、鬱金香和石楠：

徐賢妃《擬小山篇》：「仰幽巖而流盼，撫桂枝以凝想。將千齡兮此遇，荃何爲兮獨往。」

鮑君徽《惜花吟》：「……鶯歌蝶舞韶光長，紅爐煮茗松花香。……」

花蕊夫人《宮詞》之七十三：「安排諸院接行廊，水檻周迴十里強。青錦地衣紅繡毯，盡鋪龍腦鬱金香。」

又，《宮詞》之八十九：「小雨霏微潤綠苔，石楠紅杏傍池開。一枝插向金瓶裡，捧進君王玉殿來。」

徐賢妃的這首詩，完全摹仿《楚辭》美人香草的用法，別無新意。鮑氏詩的松花，洋溢著一派閑適高雅的風味。花蕊夫人詩中的鬱金香，在這裡也許指香料而言，但可能是她作的《宮詞》第一百五十五首有云：「水中芹葉土中花，拾得還將避眾家，總待別人般數盡，袖中拈出鬱金芽。」可見鬱金在當時是名貴的花種。至於石楠，原稱石南，以生於石間向陽之處而得名，唐詩中詠石楠（或石南）花的並不罕見，連柳宗元《表袁家渴記》都曾提及，可是在女詩人詩篇中則僅此一見，也許正如李時珍說的「京、洛、河北、河東、山東頗少，……湖南北、江西、二浙甚多。」北方少見，所以也顯得珍貴。

家庭婦女所獨用的有：萱草、桐花、梨花、槐花、荻花、菡萏、藕花等。例如：

劉雲《有所思》：「朝亦有所思，暮亦有所思。登樓望君處，藹藹蕭關道。掩淚向浮雲，誰知妾懷抱？玉井蒼苔春院深，桐花落盡無人掃。」

崔仲容《古意》殘句：「桐花落盡春又盡，紫塞征人猶未歸。」

晁采《子夜歌》十八首之十一：「相思百餘日，相見苦無期。褰裳摘藕花，要蓮敢恨池？」

劉瑤《暗別離》：「槐花結子桐葉焦，單飛越鳥啼青霄。……」

劉淑柔《中秋夜泊武昌》：「兩城相對峙，一水向東流。今夜素娥月，何年黃鶴樓。悠悠蘭棹晚，渺渺荻花秋。無奈柔腸斷，關山總是愁。」

桐花在南朝吳聲歌曲中很常見，而且都有雙關的含義，例如：《樂府詩集·懊儂歌》十四首之七：「我有一所歡，安在深閣裡，桐樹不結花，何由得梧子。」《讀曲歌》八十九首之十

三：「上樹摘桐花，何梧枝枯燥。迢迢空中落，遂爲梧子道。」又之十四：「桐花特可憐，願天無霜雪，梧子解千年。」桐花就是梧桐花，所結的子就是「梧子」，梧子與「吾子」諧音，而吾子就是所歡之人。唐代家庭婦女頗受南朝樂府的影響，多委婉見意。晁采的《子夜歌》既以此爲題，受南朝樂府的影響就更加明顯。《讀曲歌》八十九首之五十九：「誰交疆纏綿，常持罷作慮，作生隱藕葉，蓮儂在何處？」又之八十七：「罷去四五年，相見論故情；殺荷不斷藕，蓮心已復生。」（註六）藕本來就和「偶」諧音，而且藕花就是蓮花，蓮又和愛憐的「憐」諧音，這是吳聲歌曲常用的修辭方法，晁采就藉此向文茂傳達情意，而且她更運用諧音的原理，以「池」來代替「遲」，足見她受影響之深。槐則與「懷」諧音，所以常用以象徵懷念的情意；而且唐代長安城多以榆和槐作爲路樹（註七），亦爲唐人習見，讀元稹《三遣悲懷》：「野蔬充膳甘長藿，落葉添薪仰古槐。」句（註八），可見槐樹和唐代家庭婦女的生活有密切的關係。至於荻花是劉淑柔在流離顛沛中所見，表現一派秋夜的蕭瑟，但是否與南朝樂府《華山畿》二十五首之二十一：「郎情難可道，歡行豆挾心，見荻多欲繞。」（註九）有關，則不敢臆測。

煙花女子單獨使用的花卉有楊花、菱花、茉莉花、棠梨花、金燈花、薔薇等。例如：

武昌妓《續韋蟾句》：「武昌無限新栽柳，不見楊花撲面飛。」

薛濤《柳絮》：「二月楊花輕復微，春風搖蕩惹人衣。他家本是無情物，一任南飛又北飛。」

趙鸞鸞《檀口》：「銜杯微動櫻桃顆，咳唾輕飄茉莉香。曾見白家樊素口，瓠犀顆顆綴榴芳。」

薛濤《金燈花》：「闌邊不見蕤蕤葉，砌下惟翻豔豔叢。細視欲將何物比？曉霞初疊赤城宮。」

薛濤《春郊遊眺寄孫處士》二首：「低頭久立向薔薇，愛似零陵香惹衣。何事碧溪孫處士，百勞東去燕西飛。」

註 六：《懷儂歌》、《讀曲歌》見《樂府詩集》卷四十六。

註 七：見閻崇年主編《中國歷代都城宮苑》第二篇，徐丹俊執筆《關中平原第一城—西安》，紫禁城出版社。

註 八：《三遣悲懷》詩見《元稹集》卷第九，漢京文化事業公司。

註 九：見《樂府詩集》卷第四十六。



李冶《詠薔薇》殘句：「經時未架卻，心緒亂縱橫。」

楊花，誠如薛濤所描寫的，分量輕微，隨風飄蕩，沒個著落，雖好無端惹人，卻本是無情之物。身處生張熟魏間的妓女，才有這麼細緻的感受。平康名妓趙鸞鸞提到口吐茉莉香味，這也是以色事人者細心留意的事，這也許有點像《金瓶梅》中的潘金蓮，在約會前總是口噤香茶，以保持口腔的芬芳吧。金燈花，據《本草》又名無義草，《留青日札》云：「金燈，一名無義草，蓋花葉不相見也。」《太倉志》云：「金燈穿山甚廣，重九登高，燦若丹霞，亦奇草也。」此花無論它的豔麗與性格，都在薛濤筆下表現得很適當。至於薔薇，是要靠著支架的支撐，而胡亂攀援的，這也很切合妓女的身分。名妓單獨入詩的花卉，確有其特色。

## 五

觀察女詩人作品中花字和相關字如何搭配亦有助於我們了解她們的生活情形。例如：

文德皇后《春遊曲》：「上苑杏花朝日明，蘭閨豔妾動春情。……」

李舜弦《蜀宮應制》：「濃樹禁花開後庭，飲筵中散酒微醒。……」

花蕊夫人《宮詞》之一：「五雲樓閣鳳城間，花木長新日月間。……」

又，六：「夾城門與內門通，朝罷巡遊到苑中。每日中官祇候處，滿堤紅豔立春風。」

又，八：「立春日進內園花，紅蕊輕輕嫩淺霞。……」

又，十：「離宮別院遶宮城，金版輕敲合鳳笙。夜夜月明花底樹，傍池長有按歌聲。」

又，二十八：「內家宣賜生辰宴，隔夜諸宮進御花。……」

又，三十九：「內庭秋燕玉池東，香散荷花水殿東。……」

又，八十三：「苑東天子愛巡遊，御岸花堤枕碧流。……」

又，九十三：「春早尋花入內園，競傳宣旨欲黃昏。……」

張夫人《拜新月》：「……拜新月，拜月不勝情。庭花風露清。……」

又《寄遠》殘句：「臨風重回首，掩淚向庭花。」

孫氏《聞琴》：「……夜深彈罷堪惆悵，露濕蘭叢月滿庭。」

孫氏《獨遊家園》：「可惜春時節，依前獨自遊。無端兩行淚。長只對花流。」

張琰·殘句：「庭芳自搖落，永念結中腸。」

常浩《寄遠》：「……今日無端捲珠箔，始見庭花復零落。……」

張窈窕《春情》殘句：「滿院花飛人不到，含情欲語燕雙雙。」

魚玄機《重陽阻雨》：「滿庭黃菊籬邊拆，兩朵芙蓉鏡裡開。……」

魚玄機《光威哀姊妹三人少孤而始妍乃有是作精粹難儔雖謝家聯雪何以加之有客自京師來者示予因次其韻》：「……紅芳滿院參差折，綠醕盈杯次第銜。……」

薛濤《春郊遊眺寄孫處士》二首之二：「今朝縱日玩芳菲，夾纈籠裙繡地衣。滿袖滿頭兼手把，教人識是看花歸。」

魚玄機《江行》：「大江橫抱武昌斜，鸚鵡洲前戶萬家。畫舸春眠朝未足，夢爲蝴蝶也尋花。」

又《訪趙鍊師不遇》：「……殷勤重回首，牆外數枝花。」

又，《過鄂州》：「柳拂蘭橈花滿枝，石城城下暮帆遲。……」

李冶《寄朱放》：「……鬱鬱山木榮，綿綿野花發，別後無限情，相逢一時說。」

從上舉例子可以看出唐代女詩人目光所及的花，基本上都在庭院之內，庭院是她們日常活動的空間。但三類女子又稍有不同。家庭婦女除了在第「四」部分所引劉淑柔《中秋夜泊武昌》一見荻花之外，其餘花卉都是在庭中所見，看來唐代斯文的家庭婦女，除非不得已，庭院就是她們活動的最大空間了。宮廷女子的活動範圍則不出宮禁苑圍，只是宮禁的範圍比一般人家的庭院要寬廣許多，其中有花園，曲池、御溝、堤岸，都遍植花木，但活動的空間也僅限於此。倒是煙花女子還有突破圍牆的機會，可以看到牆外花，可以拋頭露面到郊外採花，可以長途旅行飽覽長江夾岸的春花，似乎只有她們這一群有較多機會接觸到「野花」。

其次是花開，花發，是各類女詩人都注意到的現象，但是花飛、花歇、花老、花落、花墜、花盡，各類女詩人卻不盡相同。例如：

武后宮人《離別難》：「此別難重陳，花飛復戀人。……」

花蕊夫人《宮詞》之五十六：「太液波清水殿涼，畫船驚起宿鴛鴦。翠眉不及池邊柳，取次飛花入建章。」

張琰《春詞》二首之二：「昨日桃花飛，今朝梨花吐。……」

張窈窕《春情》殘句：「滿院花飛人不到，含情欲語燕雙雙。」

「花飛」是三類女詩人都注意到而加以描寫的，然而，有關花歇、花老、花落、花墜、花盡，宮廷女子絕未以此入詩，另二類女子卻多述及，尤其是花落或落花，出現極為頻繁，這裡只各舉一例：

趙氏《古興》：「……不惜芳菲歇，但傷別離久。……」

竇梁賓《雨中看牡丹》：「東風未放曉泥乾，紅藥花開不耐寒。待得天晴花已老，不如攜手雨中看。」

程長文《獄中書情上使君》：「……海燕朝歸衾枕寒，山花夜落階墀濕。……」

崔仲容《戲贈》：「……如今身佩上清籙，莫遣落花露羽衣。」

劉瑤《古意曲》：「……吳刀翦破機頭錦，茱萸花墜相思枕。……」

越溪楊女《春日》：「春盡花隨盡，其如自是花。……」

魚玄機《寄子安》：「……蕙蘭銷歇歸春圃，楊柳東西絆客舟。……」

薛濤《春望詞》四首之三：「風花日將老，佳期猶渺渺。……」

又，之二：「花開不同賞，花落不同悲。欲問相思處，花開花落時。」

魚玄機《賣殘牡丹》「臨風興歎落花頻，芳意潛消又一春。……」

煙花女子只少了「花墜」和「花盡」。本來花開花落，都是自然現象，都足以令人興懷。一般說來，花落更容易觸動情感，詩人多藉此有所抒發，但宮廷女子卻對花的零落視若無睹，這是她們只注重繁榮歡樂的一面，還是宮禁中作詩不宜太過低調？

另有「煙花」一詞，宮廷女子和家庭婦女都不曾用過，只有煙花女子兩度以此入詩：

襄陽妓《送武補闕》：「弄珠灘上欲銷魂，獨把離懷寄酒尊。無限煙花不留意。忍教芳草怨王孫？」

魚玄機《江行》二首之二：「煙花已入鷓鴣港，畫舸猶沿鸚鵡洲。醉卧醒吟都不覺，今朝驚在漢江頭。」

本來煙花只用來描寫風景，並無他意，李、杜詩都是如此。到了元曲，煙花才跟妓女密切結合。其間的演變是漸進的。晚唐黃滔《閨怨》云：「塞上無煙花，寧思妾顏色。」可能已將煙花喻妓女。但前引魚玄機詩中的煙花仍在描寫風景，而襄陽妓的「煙花」則含義有些曖

昧，大約此時「煙花」一詞正在演變之中，尚未定指妓女。而妓女詩中用了「煙花」，只表示她們行動範圍比較廣闊，能見到江上煙霧籠罩下的繁花勝景，這是宮廷和家庭女子不容易看到的景象。

## 六

宮廷女子的詩作可大別為兩大類：一類是春風得意之作，存詩較多；一類是幽怨含悲之作，存詩較少。前一類的女詩人如文德皇后、則天皇后、上官昭容、楊貴妃、花蕊夫人等，茲舉數例於後：

文德皇后《春遊曲》：「上苑杏花朝日明，蘭閨豔妾動春情。井上新桃偷面色，檐邊嫩柳學身輕。花中來去看舞蝶，樹上長短聽啼鶯。林下何須遠借問，出眾風流舊有名。」

太宗長孫皇后沿南朝宮詞遺風，藉春花寫宮中的逸樂。

則天皇后《臘日宣詔幸上苑》：「明朝遊上苑，火急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

這是武氏初改國號不久後的作品，一派君臨萬物，飛揚跋扈的氣概。

上官昭容《遊長寧公主流杯池》二十五首之五：「枝條鬱鬱，文質彬彬。山林作伴，松桂為鄰。」

上官婉兒負責品第群臣作品，自有矜持之態。

楊貴妃《贈張雲容舞》：「羅袖動香香不已，紅蕖裊裊秋煙裡。輕雲嶺上乍搖風，嫩柳池邊初拂水。」

楊貴妃將舞姿與荷花、柳條聯想在一起，心情是愉悅的。

花蕊夫人《宮詞》之二十四：「內家追逐採蓮時，驚起沙鷗兩岸飛。蘭棹把來齊拍水，並船相鬥濕羅衣。」

花蕊夫人寫了數以百計的《宮詞》，每首都是以七言絕句描寫宮中行樂的一個片段。花是芳辰麗景的重要成分，甚至於是快樂的引線或泉源。

至於失寵的妃嬪，沒入宮中的宮女，她們的心情卻不相同。例如：

江妃《謝賜珍珠》：「桂葉雙眉久不描，殘妝和淚污紅綃。長門盡日無梳洗，何必珍珠

慰寂寥。」

江采蘋寵為楊玉環所奪，桂葉成了愁眉的表徵。

武后宮人《離別難》：「此別難重陳，花飛復戀人。來時梅覆雪，去日柳含春。物候催行客，歸途淑氣新。剡川今已遠，魂夢暗相親。」

武后朝，有士人陷冤獄，妻配掖庭（註一〇）。身為含冤的宮人，見到花開花落，只令她感傷時節變易、而思念故鄉和陷於獄中的丈夫。

李舜弦《蜀宮應制》：「濃樹禁花開後庭，飲筵中散酒微醒。濛濛雨草瑤階濕，鐘曉愁吟獨倚屏。」

又《釣魚不得》：「盡日池邊釣錦鱗，芰荷香裡暗消魂。依稀縱有尋香餌，知是金鉤不肯吞。」

李舜弦是五代詞人李珣的妹妹，前蜀王衍納為昭儀（註一一）。讀李珣詞作，可知他們原來的生活環境是風光明媚的水鄉澤國，充滿了生機和情趣；再讀李舜弦入宮後的詩，是那麼的不自在。花，只能引起她的愁緒。

此外，《全唐詩》將鮑君徽列於卷七，也就是將她歸入宮廷詩人一類，這固然不錯，因為她曾在德宗朝應制奉和，並留下《奉和麟德殿宴百僚應制》一首。但是，這只是偶一為之，讀她其餘作品，卻完全是以良家婦女的身分來寫作的，有的還充滿民間色彩。所以，基本上她還應歸於良家婦女一類。

家庭婦女詩中的花，只有竇梁賓的《雨中看牡丹》，是以一個侍兒的身分，但求及時行樂，而略似花蕊夫人《宮詞》。其餘多數由花引發惜流光，傷別，懷人的幽怨。例如：

趙氏《古興》：「金菊延清霜，玉壺多美酒。良人猶不歸，芳菲豈常有。不惜芳菲歇，但傷離別久。含情罷斟酌，凝怨對窗牖。」

張夫人《拜新月》：「拜新月，拜月出堂前。暗魄初籠桂，虛弓未引弦。拜新月，拜月妝樓上。鸞鏡始安臺，蛾眉已相向。拜新月，拜月不勝情，庭花風露清。月臨人自老，人望月長明。東家阿母亦拜月，一拜一悲聲斷絕。昔年拜月逞容輝，如今拜月雙淚

註一〇：見《全唐詩》卷七百九十七此詩小序。

註一一：見《全唐詩》卷七百九十七李舜弦小傳。

垂。四看眾女拜新月，卻憶紅閨年少時。」

晁采《子夜歌》十八首之四：「相逢逐涼候，黃花忽復香。顰眉臘月露，愁殺未成霜。」

崔鶯鶯《明月三五夜》：「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

步非煙《寄懷》：「畫梁春燕須同宿，蘭浦雙鴛豈獨飛？長恨桃源諸女伴，等閒花裡送郎歸。」

崔萱《古意》：「灼灼葉中花，夏萎春又芳。明明天上月，蟾缺圓復光。未如君子情，朝違夕已忘。玉帳枕猶暖，紈扇思何長。願因西南風，吹上玳瑁床。嬌眠錦衾裡，展轉雙鴛鴦。」

劉瑤《暗別離》：「槐花結子桐葉焦，單飛越鳥啼青霄。翠軒輾雲輕遙遙。燕脂淚迸紅線條。瑤草歇芳心耿耿，玉佩無聲畫屏冷。朱弦暗斷不見人，風動花枝月中影。青鸞脈脈西飛去，海闊天高不知處。」

趙虛舟《戲贈》：「砌下梧桐葉正齊，花繁雨後壓枝低。報道不須鴉鳥亂，他家自有鳳凰棲。」

最後那首趙虛舟《戲贈》以桐花自喻，自視頗高，滿懷自信。其餘各女詩人卻都因見花而引發時光流逝，良辰虛度的感慨，並興起對愛情的期待，對團圓的盼望，莫不懷著幽幽的哀怨。但都能怨而不怒，哀而不傷，這是儒家詩教「溫柔敦厚」融入女詩人的意識中吧。

煙花女子對花傷情的基調，大致和家庭婦女相似，但由於生活環境不同而有變調者，以下略舉數人之作，以見其同異：

常浩《寄遠》：「年年二月時，十年期別期。春風不知信，軒蓋獨遲遲。今日無端捲珠箔，始見庭花復零落。人心一往不復歸，歲月來時未嘗錯。可憐熒熒玉鏡臺，塵飛幕幕幾時開？卻念容華報昔好，畫眉猶自待君來。」

常浩雖為妓女，閱人多矣，但對愛情的期盼，並不亞於良家婦女。見庭花一再零落，而悟年華老大，然而還癡心等待那十年之約，希望能得到圓滿的歸宿，享受那畫眉之樂。

顏令賓《病中見落花》：「氣餘三五喘，花剩兩三枝。話別一尊酒，相邀無後期。」

顏令賓是晚唐長安南曲名妓，病重見落花而自感不久於世，而作此詩邀新及第進士前來，設

樂歡飲而訣（註一二）。其事悲哀而浪漫，倒與落花的風味相似。

薛濤《春望詞》四首之四：「那堪花滿枝，翻作兩相思。玉筍垂朝鏡，春風知不知？」

又《牡丹》：「去春零落暮春時，淚濕紅箋怨別離。常恐便同巫峽散，因何重有武陵期？傳情每向馨香得，不語還應彼此知。只欲欄邊安枕席，夜深閒共說相思。」

又《別李郎中》：「花落梧桐鳳別凰，想登秦嶺更淒涼。安仁縱有詩將賦，一半音詞雜悼亡。」

薛濤這首《春望詞》是因花而懷人。《牡丹》詩似將花喻人，可能是她和某貴人在去春分別，一年後，在沒有預期的情況下重逢，因而寫下這首綺旎委婉的詩篇。至於《別李郎中》一篇，寫落花時節與李程分別（註一三），寫得情深意切；然而，前引《春郊遊眺寄孫處士》二首之一和《酬辛員外折花見寄》也都寫得情深意切。看來薛濤真是太多情了。她在前引寫「楊花」時稱它為「無情物」，可能正如杜牧說的「多情卻是總無情」，多情和無情卻是一體的兩面吧。

魚玄機《寄李億員外》：「羞日遮羅袖，愁春懶起妝。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枕上潛垂淚，花間暗斷腸。自能窺宋玉，何必恨王昌？」

又《寄劉尚書》：「八座鎮雄軍，歌謠滿路新。汾川三月雨，晉水百花春。囹圄長空鎖，干戈久覆塵。儒僧觀子夜，羈客醉紅茵。筆硯行隨手，詩書坐繞身。小材多顧盼，得作食魚人。」

又《賣殘牡丹》：「臨風興歎落花頻，芳意潛消又一春。應為價高人不問，卻緣香甚蝶難親。紅英只稱生宮裡，翠葉那堪染路塵？及至移根上林苑，王孫方恨買無因。」

又《酬李郢夏日釣魚回見示》：「住處雖同巷，經年不一過。清詞歡舊女，香桂折新柯。道性欺冰雪，禪心笑綺羅。跡登霄漢上，無路接煙波。」

又《聞李端公垂釣回寄贈》：「無限荷香染暑衣。阮郎何處弄船歸？自慚不及鴛鴦侶，猶得雙雙近釣磯。」

魚玄機的《賣殘牡丹》似乎以殘牡丹自喻，雖自知殘敗，但仍自視甚高，她的心情是複雜

註一二：事見孫榮《北里志》。

註一三：李郎中是李程，據陶敏《全唐詩作者小傳正補》（《湘潭師範學院學報》一九八六年三月）以及張篷舟《薛濤詩箋》（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

的。《寄李億員外》一首寫在花間對李億的思念。她對李億可說是一往情深，除了此詩之外，還有《書情寄李子安補闕》、《春情寄子安》、《隔漢江寄子安》、《寄子安》等篇，都寫得纏綿悱惻，然而她對李郢的兩首詩（註一四），卻也頗有挑逗的意味；此外，在《迎李近仁員外》詩中，也洋溢著熱烈的感情。也許她在李億那邊得不到感情上的滿足，想從別人得到補償也說不定。至於《寄劉尚書》是見存唐代女詩人涉及花卉詩中寫得最開闊的一篇，這跟她的交遊經歷有關。

李冶《寄朱放》：「望遠試登山，山高湖又闊。相思無曉夕，相望經年月。鬱鬱山木榮，綿綿野花發。別後無限情，相逢一時說。」

野花滿山遍野，正象徵著李冶那經年累積的相思之情。

綜觀三類女詩人因花而觸發的情懷，一般而言，宮廷女詩人是欣喜愉悅；家庭婦女是傷春懷人，而感情較為單純；煙花女子亦是傷春懷人，但感情較為複雜。

## 七

整體看來，唐代女詩人由花引發的聯想和興起的感情遠較男性詩人來得單純。男性詩人對花的表現是多元的，李商隱就是最顯著的例子（註一五）；而女詩人則集中在對愛情的嚮往，對美滿婚姻的期望，（宮廷女子則重視當下的歡樂）。由於她們的表現集中，所以相思之情的抒發非常濃烈。什麼宗教的象徵意義，政治社會的變動，文學思潮的發展（如新樂府運動等），都不曾在她們詩中的花留下痕跡。唐代女性雖然比較開放，但開放的程度畢竟很有限，她們的天地還是狹隘的。

---

註一四：李端公是李郢，據陳文華《唐女詩人集三種》（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

註一五：參拙著《李商隱詩中的百花世界》（台灣商務印書館《人文社會學術論文集》民國七十二年四月）。